

过年的记忆

□ 张广亮

几张写春联的红纸，买年货的任务已经基本告成了。正当我们准备回家的时候，一声凄厉的哭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

只见一个中年妇女坐在百货商店的门口上，放声大哭：“天杀的贼羔子，把我10块钱都偷走了。你叫俺一家五口怎么过年啊！”人们议论纷纷，都在谴责小偷的缺德。

一个头发花白的大爷说：“刚才我看见一个小青年，哪里人越多他越往哪挤，就知道他没好事。”

一个穿老蓝布衫的小脚大娘不满地说：“你这个人也不中，发现了小偷也不说一声。”

“说一声，你知道小偷的手多快不？你抓不住他的手他会认？即使你抓住他，同伙也把他救走了，到时候吃亏的是你自己。赶集多留心就是了。”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大爷说。

我不晓得那位丢了钱的妇女最后是怎样回家过年的，也不知道派出所是否帮她讨回了公道。这位妇女赶集丢了钱，回家丈夫是否会和她吵架。这一切都是一个谜，淹没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。

做年馍

过了腊八没几天，家里就酝酿着要做年馍了。

做年馍是一项集体劳动，既有分工，也有合作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每逢做年馍时，都是父亲早起和面，母亲擀面皮，哥哥、嫂

子和我负责做年馍。母亲的手很巧，她做的蒸馍，像桃子一样又大又圆。她做的馍，皱褶细密匀称。最能体现母亲手艺的，就是那一个个形态逼真、富贵堂皇的花糕了。只见母亲拿起一块面，用刀在面上按上几条印子，然后三扯两扯，摁上红枣，一朵雍容华贵的花糕就做成了。一朵朵的花糕组装起来，就形成了花山，是祭祀祖宗和神灵用的。年馍做好，要先放在床上继续发酵。等到年馍醒好，就上锅蒸馍了。父亲烧火，母亲一趟趟地往厨房跑，装锅掀馍。

做年馍不容易，吃年馍也有讲究。在大年初一吃饭时，父母要吃花糕上的鱼，小孩子要吃枣花。像泥鳅一样的常有，要过二月二才能吃，象征越过越有呢。

煮年肉

做了年馍，一过祭灶，各家就开始陆续煮年肉了。

当时的猪肉真香啊，一家煮肉，整个胡同里都能闻到浓郁的猪肉香味。此时，厨房里香气扑鼻，白烟升腾。父亲在灶台旁烧着火，母亲忙着在案板旁切菜、拌饺子馅。猪肉在沸水里翻滚，灶火映红了父亲的脸。盼望着盼望着，香喷喷的猪肉终于煮熟了。母亲将一块块热气腾腾的猪肉从大锅里捞出来，放进盛着酥肉的盆子里，将用来待客的瘦肉从骨头剔下来，把骨头放进另一个盆子里。我和父亲便拿起骨头，啃上面的脆骨和些许筋头。碰到大骨

头，父亲便用菜刀劈开，喝里面的骨髓，说这东西比猪肉好吃得多。啃完了骨头，父亲便拿两个瓷碗，用勺子从锅里舀上半碗猪肉汤，我们便用白面馍蘸着吃。母亲忙着用糖卤给猪肉染色，往堂屋里一趟趟地放榨菜。等到我终于填饱了肚皮，这个煮年肉的节目也就结束了。

真正吃年肉，要到大年初一上午。等到母亲敬过神灵和祖先，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餐桌，我发现，碗里除了一大碗的白菜粉条、酥肉丸子外，还有两三片肥中带瘦的猪肉。这对于常年吃地瓜窝头的我来说，可以说是一年中最高兴的时刻。轻轻一咬，满嘴流油，香而不腻。为了这个口福，似乎一年来所有的梦想和期待都得到了满足，所有的委屈和不快，都可以忽略不计了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，一些人感叹肉没肉味、菜没菜味的今天，我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的好习惯，衣服破了也不肯丢，不敢浪费一粒粮食。因为我无法忘记少年时代吃地瓜窝头、喝又酸又臭酱糊糊的艰难岁月，懂得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。因为我懂得，只有知道感恩，才能赢得未来。

最最难忘



年味渐浓

毛毛 摄

人说，凡是做好事的人走了，天街上总要燃亮一盏灯。倘若如此，那璀璨的华光可谓仙境，那满天的星斗岂不是圣人荟萃的天堂？我常怀虔诚和幻觉，遥望那深邃的苍穹，缅怀那些曾经为党的事业、人民的利益而无私奉献、奋斗终身的英魂，联翩遐想……有的人走了，便从人们心目中悄然消失；有的人走了，却在人们心中树起一座丰碑。邵建勋先生无疑属于后者。

——题记

在我尘封的记忆里，邵建勋先生身材单薄，细高个，慈眉善目，性格刚直，思维敏捷，健谈，说话爽朗，待人热情，眼睛炯炯有神，走路甚为利落……回想邵君的德业造诣，以至平日为人，实在应向其表示自己之崇高敬意。谨以其拙笔，记一漏万，以示我等深深的怀念之情。

邵建勋1938年生，出身寒门，一生坎坷，命运多舛。其父邵允祥先生可谓传奇人生，读私塾、进学堂，躬耕田垄，当兵、经商、教书育人，享誉一方。及至后来运动迭起，曾蒙冤受屈，错划“右派”劳教7年；平反昭雪，带头致富，竟成定陶县养蜂协会创始人。岳父李真卿，早年毕业于山东省立六中，曾任菏泽南华私立中学校长16年之久。铮铮铁骨，大节昭然，断然拒绝为伪政府供职，无惧威胁；“文革”期间，曾蒙冤十余年，但其未改初衷，意志弥坚，1978年平反昭雪后，终生执教，桃李芬芳。父辈如山，高耸挺拔，爱憎分明，意志坚强，是其人生效法之楷模，不认命，敢抗争，卓然而立。

无惧生活重压，毅然挺立人生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邵建勋、李瑞琴夫妻抚养膝下四子（洪振、洪威、洪宇、洪钦），衣食甚为短缺，生活举步维艰。夫妻俩省吃俭用，把精米细面全留给孩子，为其健康成长呕心沥血，尽心竭力；他们夫妻穿衣，新三年、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；孩子们穿衣，也是大的穿小的穿；为孩子们读书，不惜倾囊高筑，也不让其辍学。家植善根，必得福报。如今，人丁兴旺，文脉传承，全家有大学学历者16人，教授2人。

执着教育事业，一生笃志弥坚。1955年，他在菏泽二中毕业后，担任菏泽一小教师。及后相继在菏泽师范附小、菏泽师范工作。迎黎明，送星斗，一生执教43年，始终秉持“育人为本”之初衷，将其火红青春、一腔热血、人生智慧，尽情倾注在菏泽教育事业这片沃土之中。1987年9月，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这成为他一生的光荣。著书立说，服务社会。深化教改，他积极参编《师范体育课本》《学校体育游戏教程》《中专体育课本》等新型教材，为师范类学校体育教学改革，做出较大贡献。

痴情书画不言苦，笔墨纵横写大千。自幼酷爱书画，终生乐此不疲。教学余暇，他始终用“滴水穿石，积沙成山”之精神和毅力，笃定目标，不言弃，不放弃，师古师今师造化，为书法固基，为花鸟传神，及至成绩卓然，旗帜高树。退休后，更是专注书画，硕果累累。

光阴荏苒，春夏秋冬。邵建勋从师于知名画家何芳华（何思源之子、四川美院教授）、王小古（临沂师专教授），受益匪浅。他功底扎实，画路极宽。花鸟、虫鱼，无所不及。在其笔下，鲜活的生命，得以生动之体现。擅画游鱼，意追清新、高远，每每给人以美的享受。其作品屡屡参加国内外大展，并多次荣获褒奖和鼓励；在媒体刊发各类作品数百幅；部分作品，流传于美国、巴西、日本等国家，被其艺术馆和各界人士所珍藏。其成就载入《山东书画家》《齐鲁书画家大辞典》《曹州书画家集传》等典籍。

友情厚长者风，无私奉献赢得赞誉。在他的生命年轮里，与世无争，善与人结缘。在市场经济大潮中，淡泊名利，疾风劲草，品格高洁，令人敬仰。多年来，他曾与王宗普、李效成等书画名家组成建秋实画社，互相切磋，共同提高，为发展菏泽书画事业尽心竭力；他参编《曹州书画家集传》等传记，建言献策，知情出力；他参与文化下乡、敬老慰问等公益活动，现场挥毫作画，为百姓送去佳作，深受社会赞誉。1993年，我与他相识，情谊甚笃。在我编辑《曹州巾帼集传》等10余部传记中，他担任顾问并赠送贺画，令人感动。记得我曾无数次去其家拜访，品茶聊天，评书论画，畅所欲言，其乐融融，无不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2018年深冬，邵教授偶感身体不适，去省城医院确诊为肺癌。在人生那段黑色的日子里，他头脑清醒，依然与病魔抗争。延至2019年春，病情恶化复而进院，5月28日遽然驾鹤西去，享年81岁。

忠魂九天去，辉煌留人间。时至今日，他的音容依然鲜活在我们心里。他那“忠诚事业、笃志弥坚”之执着精神；他那“淡泊名利、独守其节”之高尚品质；他那“痴心丹青、服务社会”之高尚情操，依然赢得世人的推崇与赞誉。

心灵磁场，有着永恒的吸引力。一经触及或想起，思绪便会飘飞。或许是我太脆弱，都市的喧嚣、尘世的烦恼，只有在过往的回忆里才能实现精神的超脱，心灵的休整。也或许这无名的乡愁便是我人生旅途中的驿站。在这样的精神上休整以后，才会重新为心中的梦想拼搏奋斗。

小年到了，按照家乡的习俗，出门在外的男人都要赶回家“辞灶”。于是，我带着孩子们回到了老家。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。父亲与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忙活着，在家守候着，等着儿女们回家过年。奶奶也在，她化身为一张面目慈祥的照片，静静地坐在堂屋里的八仙桌子上面陪着我们……

“此心安处是吾乡。我躺在娘的身边，沐浴着奶奶和煦的目光，刹那间浮躁的心安静了下来。原来一直追向的年味，不是失去的爆竹烟火味，而是他乡游子的一缕乡愁，是娘的味道，是家的味道……

思
念
无
尽
情
悠
长

年的味道

□ 王晓慧

年味渐浓

年的味道

□ 王晓慧

年味渐浓

□ 陈奇

杯茶水我看到了你们对知识的渴求。我虽

坐在班里偏后位置，对眼前这感人的一幕，却看得真切，心里暖暖的。看到一些同学把赞许的目光投向我时，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魏老师讲了一阵子课，在让同学们看书时，她不由自主地端起茶杯拧开盖子，喝了一口茶，我觉得比自己喝了心里还甜。

后来，随着课程开得越来越多，讲课的老师也多起来了，经常性上课的就有八九位老师。我为老师们买的茶杯也从一两个逐渐增加到八九个。为防止老师们互相用错，我又一贴上“X老师专用”的纸条。

由于为老师配的茶杯较多，我不得不加强管理。每一位老师下课离开教室后，我既要把他的杯子刷净放在桌橱里，而且还要按照课程表把应该上课老师的茶杯取出来，沏茶以待。如此循环往复，从不停息。这样，我们班级无论哪位老师走上讲台，都有满满的茶香、散发着热气的水杯在恭候着他。

再说同学们，在班空里喝水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原来的两个暖壶，已远远不够师生们喝的。于是，我又买了两把暖壶。每次下楼提水两只手各提两壶，一口气上四楼，虽累得气喘吁吁，可觉得老师和同学们因我而喝上水，无口渴之忧，心里总是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

就这样，我慢慢地成为老师和同学们心目中的“义务茶水供应员”。可就在我走进大学期间，无论是酷暑盛夏，还是三九寒冬；无论是狂风暴雨，还是大雪纷飞，老师讲台上

的水杯总是热茶满满。我手里的4把暖壶

每一天都在掂上掂下，从没有停息过。

大学毕业时，我们班的班主任魏凤娥老

师在离校的一队队、一群群毕业生中终于找

到了我。一阵紧紧握手后，她让我从提包里

找出人手一本的《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纪念册》，她掏出笔来，在册子里挥笔写下四个大字：堪称吾师！

如今，倏然30多年过去了，每每看到这

4把暖壶，再摸摸那因长时间掂水而被磨得

溜溜的把手，我似乎又回到了大学的课堂

里；尊敬的老师们、同学们又口渴了吧，我还

想继续为您提水倒茶。

帮、喝白菜汤，说话都带有一股白菜味。

数天之后，许多带疙瘩的嫩白菜开始出苔现蕾。它们沐了春风，见了阳光，由白转绿，有些性急的花儿张开了黄黄嫩嫩的笑脸，叫人高兴而又惊讶。

看了这些熬过冬天，甚至折腾而顽强生长的白菜，母亲说：“不能全吃了，留些种在院子里吧。”我们选出了不少较壮的白菜，沿着南墙根排列，墙根的土壤古老而又肥沃。我们刨土、起畦、浇水，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栽上。父亲说凑个整吧，一共大小栽了70棵白菜疙瘩，有的叶片只有小拇指那么长。父亲乐观地说：

“有小不愁大，没有指望啥？这些白菜疙瘩会长大的。”望着我们兄弟姊妹，母亲期待地说：“做人要学这些白菜疙瘩，再苦再难也要生长、开花。无名草木年年发，不信男儿一世穷。”现在想想，不识字的母亲的话带有多么深刻的哲理。

十几天过去了，白菜变得蓬勃兴旺，叶子长得翠绿鲜嫩，花开得密密匝匝，一片金灿灿鲜亮。到后来，地上的白菜花儿簇簇团团，结成个

整体，把那一小片地挤得满满当当，引得蜜蜂飞来飞去，翩翩起舞，淡淡的香味弥漫了小院。再后来，长出青青的角尖，成串下垂。两个多月后，密密的角尖变得鼓鼓胀胀，近乎干黄，微风吹过，一片簌簌响声。收获后，紫黑色的菜籽竟装满了满满的一布袋。菜籽粒粒金黄，母亲把菜籽炒熟碾碎，当了香油用。全家的菜汤、糖团从此有了诱人的油腥味。

在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，这片白菜花给我多次欢乐、几分营养。它已融进了我的生命之中，使我终生铭记难忘。五十多年过去了，那片白菜花至今仍在我心中蓬勃生长，它永远闪亮似金，美丽如画。

一次，在集市上一个卖白菜的大车清理烂白菜。原来，因为生产队管理不善，致使白菜冬天受冻，由于天气转暖，许多白菜开始腐烂被丢弃了。我在烂如稀泥的白菜堆里飞快地翻找出嫩黄的菜心，不少白菜帮烂去一半还剩下一半，即便有的白菜全烂了，但疙瘩还是好的。那天大雪，我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享了独份，推了满满两堆车。一时间，全家人像过年杀了头猪般的高兴。

在饥饿面前，这些白菜帮和白菜疙瘩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。全家人在母亲的指挥下进行清理分类，尽量不让这些白菜疙瘩继续腐烂，那几天都是炒白菜。

请本版图片作者与编辑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



□ 魏建国

整体，把那一小片地挤得满满当当，引得蜜蜂飞来飞去，翩翩起舞，淡淡的香味弥漫了小院。再后来，长出青青的角尖，成串下垂。两个多月后，密密的角尖变得鼓鼓胀胀，近乎干黄，微风吹过，一片簌簌响声。收获后，紫黑色的菜籽竟装满了满满的一布袋。菜籽粒粒金黄，母亲把菜籽炒熟碾碎，当了香油用。全家的菜汤、糖团从此有了诱人的油腥味。

在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，这片白菜花给我多次欢乐、几分营养。它已融进了我的生命之中，使我终生铭记难忘。五十多年过去了，那片白菜花至今仍在我心中蓬勃生长，它永远闪亮似金，美丽如画。

再说同学们，在班空里喝水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原来的两个暖壶，已远远不够师生们喝的。于是，我又买了两把暖壶。每次下楼提水两只手各提两壶，一口气上四楼，虽累得气喘吁吁，可觉得老师和同学们因我而喝上水，无口渴之忧，心里总是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同学们说到底，我遗憾得身上直冒汗，都怨我走得太匆忙，没来得及安排其他同学代